

今日知名女作家代表作汇展

● 艳齐主编

萧红

今日中国出版社

九十年代女性散文 11 家

I267
539

裙上的花朵

094617

陈丹燕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知名女作家代表作汇展/艳齐主编.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 1

ISBN 7-5072-0840-0

I. 今… I. 艳… 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823 号

今日知名女作家代表作汇展

苦 渡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昌平亭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6 万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2-0840-0/I · 129

定 价: (套三册) 48.00 元 (本册 16 元)

出版者的话

本书汇集了活跃于当代中国文坛的知名女作家创作的最代表本人创作风格和艺术追求的中篇小说精品。

本书所选作品的作者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而且亦不失为当代中国女作家群落令人瞩目的代表。在本书中,她们通过对女性生存环境的关注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心,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在追求理想人生过程中的意识嬗变和情感升华。其作品无不渗透了作者本人积极的处世取向和对历史与社会的深刻感悟;不论是对现时际遇的困惑,还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又大都显露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撞击下的折光。

本书题材广泛,纵观可称之为时代进程的连锁带,横看亦可谓今日社会的横断面;更集中展示了区别于男性作家的个性化语言特色和跨世纪艺术风采。

本书对于世人了解今日文坛走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对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更可做为借鉴参照之范本。

本卷名曰《苦渡》,集中透示人生之旅难。

世纪末的亮丽风景

——代序言

艳 齐

在本世纪的天空接近黄昏的今日，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以其独有的仪态组列成了这个世界的亮丽的风景。这风景令人瞩目，令人感到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闪动。那是文学新世纪的曙光，它实质已经通过她们真真地在照耀我们了，真真地使我们振奋于朦胧中的光明。

现在，她们也真真地就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她们是一群女性，但她们又具备了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所匮乏的才智、敏锐与勇敢。她们素面朝天，没有用任何脂粉掩饰自己的真实；她们更直面人生，以自己无忌的体验尽述对恶与丑的憎恶和对善与美的憧憬。

她们是在真正地活着。她们活着不仅为了穿衣、吃饭。她们活着，在精细地探寻着人存在于世的价值和意义，并创造出一个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来提示人们怎样才能更充实度地度过每一个日子，及如何才能在穿越生命的荒原过程中使自己在回望时不至于有所懊悔。

如果你真的热爱文学，那么，首先热爱她们吧！她们使女人这个抽象的概念有了不再空洞的内涵；如果你想更深刻地

认知社会，那么，就首先品读一下她们的这些作品吧！通过这些作品，你也可以俯视芸芸众生了。你也会由此看清时代走向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印迹而重新审视自我而确立自我进取的朝向和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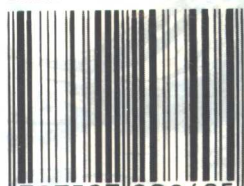
我为她们而兴奋。当我决定以我现有的能力把她们进一步推举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首先感到，我是荣幸的。因为我得到了她们最大的信任，她们把她们最优秀的作品交给了我，使我可以无愧地对每一个读者说：这是上乘的。你可以无视现在的文坛，但你不可无视她们的存在；无视她们的存在，你会失去一条感悟人生以及助你自我实现的可行捷径。我更为她们而骄傲，她们比以往许多女作家更明确地摒弃了创作中的浮躁及背离高雅的鄙俗；她们比现今所有的男作家更准确地再现了女性世界的深层隐秘。她们是知名的，更代表了今日整个女作家群落。她们会使你相信：文学有着超世俗与超时空的生命。

责任编辑: 艾 杉
设 计: 张 弢

容汇当代小说界上乘佳作
尽展今日女作家超然风采



ISBN 7-5072-0840-0



9 787507 208405 >

ISBN7 - 5072 - 0840 - 0/1 • 129

定价 (套三册): 48 元 (本册 16 元)



目 录

1/毕淑敏 篇

预约死亡

71/方 方 篇

闲聊宦子塌

155/迟子建 篇

秧 歌

205/赵 玫 篇

零公里

261/斯 妤 篇

斑 驳

311/曾明了 篇

风暴眼

毕淑敏 篇

毕淑敏 1952 年出生于新疆，半岁随父母调入北京。1969 年参军到西藏。从事医务工作 20 年，为内科主治医师后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文学作品 100 余万字，多次获奖。

文学硕士。一级作家。



预约死亡

淡蓝色卡片。病危通知单。

夫接过它，眼睛忽而大忽而小地凝视着。因为夫的面色偏黄，在蓝光的辉映下，显出绿色来。

姓名 毕淑敏 年龄 70 性别 女
籍贯 山东
诊断 肝癌晚期
.....

夫翻来覆去地检视着，好像在欣赏深秋原野上最后一朵矢车菊。

“开什么玩笑。”他说。

我说：“不是玩笑，是真的。”

他说：“什么是真的？70岁吧？肝癌吧？为什么要选择70？这是你的吉祥数吧？还有肝癌。就是一定要得癌症，就得别的癌好了，不要选肝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病，是在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身上。是它把焦裕禄的藤椅扶手抵出了一个洞。”

我说：“70是上了诗歌的。杜甫语录。而且我以为70是一个界限。70以前算短寿，70以后就死而无憾了。至于肝癌，鉴于你这样不愿意听，我可以改为胰腺癌。”

夫说：“你饶了我最主要的是饶了你自己好不好？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些绝顶可怕的罪名折磨自己？”

我说：“这不是罪名，是病。况且，都一样。”

他说：“什么都一样？病是不一样的。感冒只会使我们躺在床上，可癌会使我们死亡。”我说：“你不错。你在给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当了近20年的丈夫之后，已经相当内行。有人是久病成医，你是久爱成医。”

他说：“我们不说这个话题好不好？我知道你最近在临终关怀医院采访，今天就弄了这个劳什子来吓我。我们离死还远着呢，我们还年轻。”

我拿起小镜子，照照他又照照我。屋里有许多镜子，可惜都像木板一样镶在固定的地方。我们每天走到那个角落打量自己，光线总是从特定的角度照着我们。在朦胧的昏晃里，我们总以为韶华依旧。

现在小镜子近在咫尺地逼视着你，你看得清岁月之网每一个绳扣。

夫说：“镜子老了。”

我从书包里往外掏磁带。精致的小盒子像一块块果酱夹心饼干，从我的手指柔滑地脱落。

夫从录音磁带的夹层里捻出一张张内容提示。这是我在偷录的间隙匆匆写就，潦草不堪。

86岁的痴呆病人叱骂医务人员。

五男二女要求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

英国临终关怀医学专家詹姆斯博士参观医院时的讲话。

.....

我把一盒磁带卡进音响，按下按键。

极为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怪异的喘息。

“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吧？”我问。

“听说有一种XXX级的录音带，录的是人们造爱时的音

响。可惜咱无缘见识到。这就是吗？”夫说。

“不要想入非非。这是一位垂危病人最后的呼吸。你或我或是其他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只是那时自己不一定听得清。人生应该完整，我怕你听不到，才特地录来这最后的华采。好好听听吧。人和人其实相像，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血污，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抽噎，明晰地知道这个全过程，该是文明人类的需要。”

他说：“你赶快把它关了，我拒绝知道。”

我指点说：“这是最后的叹息，其后就是永恒的沉寂。”

高保真的音响并没有听从我的预告，在那个老人艰难地吁出悠悠长气之后，是一声尖锐的汽车喇叭。临终关怀医院设在马路边。

“这里还有癌症病人痛苦的呻吟。”我说，换了一盘磁带。

“我不听。不听不听！”他斩钉截铁地说，甚至还用双手捂住耳朵。这个动作使他显得很幼稚。死亡使我们所有的人幼稚。

“你不要以为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好。好奇心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想写一篇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章，可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想看这样的文章，人们拒绝谈论死亡。”他索性走过去，锁住声音。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一个伟人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以为世上只有这两种死法。其实大多数的人死得像一块鹅卵石，说不上太重，但也不至于飘起来。

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

一切圈在外面，好像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

我决定探索普通人之死，看不看由你。

益寿司吉。

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楣上漆着这四个字，大而红，像四只巨蟹。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竟念成益寿吉司，觉得甚好。

这是执掌常人生死的一座殿堂。对，还是司局级的。

口字形的院子，镶玻璃的回廊。几十间病房，奶白色的雾气萦绕其上。一处静谧的院落里，晾着许多带蓝色条纹的衣裤，有尖细的冰锥悬在衣物的最低点。

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我知道这个行当里的许多秘密。我决定不暴露我的医生经历，让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完全不戒备的情形下自由发言，以便更客观更冷静地描述我见到的一切。

院长是一位中年妇人，身材姣好，但是头发散乱。这使我对她的第一印象颇好。好的女医生多半不修边幅。假若她长得一般也就罢了，要是她天生丽质还不知珍爱自己，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依赖她的医术了。“就这么说吗？”她看完我的介绍信，问。

“随便说。”我在衣兜里按了录音机。“要不我问您什么，您就答什么也行。您是怎么想起来办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医学生。我常常听到老医生对病人的家属说，回去吧。什么好吃就闹点什么吃。病人家属就乖乖地把病人推走了。我说，为什么不把他们留下来试一试呢？老医生说，医生医生，是只医得了生而管不了死的。他们已经没有医治的价值了。做什么都要有价值，识别出什么病人有价值，什

么病人没有价值，是医生经验的象征。年轻人，你慢慢摸索。我说，那他们怎么办？那些已经没有医疗价值可是还活着的人？老医生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人类的一个死角。后来我的经验渐渐地丰富了，我非常希望自己把他们忘掉，医生的基本功训练之一，就是让自己的心灵逐渐粗糙。可是随着我见过的死亡越多，我越发现死亡是那样的不平等。我私下里做过一个调查，你知道人一般是死在哪里？”

“不知道。医院里吧？”我没多大把握地说。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可是严酷的数字说明，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死在医院洁白的病床上，他们大部分是年轻人或是高干。一直到死，都有人服侍他们。普通的老人就没有这番待遇了。三分之一死在急救车里，家里的人发现不行了，赶快往医院运，铁皮的救护车就成了最后的归宿。还有三分之一的老人死在家里。可以说，假如你是一个平民，你多半是在没有医疗保护的情景下寂寞死去。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作为中国人，我们画得不圆。”院长忧郁地注视着我，那目光分明是为我将来的死亡之地惋惜。

“所以您就创办这所医院？”我避开她悲天悯人的视线。

“是的。很难。租房子，添设备，招人手……”

“这里一共有过多少人？”我问。

“你是说工作人员吗？”

“不是。我是说，这里一共住过多少病人？”

“几百人。”她说，“我们建院的时间还不长，今年会达到一千人。”

“所有的病人都……死了吗？”我说。

“是的。绝大多数的病人都去了。我们医院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3.7天。您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

“知道。就是说您这里的病人，基本上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全部死亡。”我说。

“您理解得很正确。他们全都去了。”院长看着苍凉的天空。今天天气不好，有极细小的雪花趴在她的发丝上。

“我们到病房看看吧。”她说：我跟在她的身后，向低矮的平房走去。在临推开病房门的一刹那，她停顿了一下，回头望了望我。我脸上的神色很泰然。多年行医的磨练，我不怕死人不怕鲜血不怕粪便不怕丑陋。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深吸了一口气，好像人们要潜进深水时那样。毕竟我知道门里的那个世界和我们大不一样。

阴阳界。

生命像一只旧钩子，悬挂着我们的躯体。从我们降生的那瞬起，钩子就在时间的峭壁上承受重量。你的钩子结实不结实？不知道。随着我们身心的渐渐膨胀，那个钩子像受了热的塑料渐渐伸长。当然，一般说来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不会戛然断裂。但它的韧度被岁月磨损，当灰尘的重量越积越多的时候，终有一天，那钩子像水龙头口一粒将滴未滴的水珠，缩出颈子般的窄处。

钩子就要断裂了。

房间里摆着两张床，通常医院的模样。床上是空的。我想院长不可能随时随地掌握病床的周转，她误把我领进一间空屋。

就在我礼貌地准备退出的时候，我发现那床上其实是有人的。

我在心理上，已经预备了他们的瘦，但现实仍然令我震撼。

他们比骷髅还干瘪。骷髅是洗练而洁白的，棱角分明。他

们连这种力度也没有，完全的枯萎的雪片。床单细碎的折纹，就是他们躯体的轮廓了。枕头上是一只空罐头盒。青灰色地塌陷着。有一些不很显著的洞穴点缀其上，我在其中两颗平行的洞里，看到绝望而平和的星光。

“您叫什么名字？”我问。

没有人回答。

“多大岁数了？”

“得的是什么病啊？”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锲而不舍地询问，一律没有回答。屋子里很暖和，强悍的气流冲击着暖气管的内壁，啪啪作响。

“他们不会回答你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上路。到远方去。”院长说。

也许是看我太急于和这些人交谈，在另一间病房里，院长代我发问。

“你们觉得好吗？”

“我84了。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一位老太太瘪着嘴说。“大夫常来。护士也常来。那些闺女叫我老祖。不用叫老祖，叫老太就行。都好，可就是不去。不去就拖累人，早去了就好。”她看着院长说，一副充满表现欲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她床头的诊断牌。老年性痴呆。

“这几句话并不痴呆啊？很逻辑，很完整。”我轻声对院长说。

“老人们也很要强。他们也像小孩似的，要在生人面前表现表现。刚才这几句话，把她一天的精气神都耗竭了，咱们走后，得昏睡一整天。她还记得我是院长，一个劲地说医生护士的好话。挺可爱的。”